荒野的历史比人类更古老

◎ 刘 蔚

《荒野之境》是剑桥学者罗伯特·麦克法伦“行走文学三部曲”的第二部。先前读过该三部曲的第一部《心事如山——恋山史》，十分喜欢。如果说，在《心事如山》中，麦克法伦更多地是从文献的角度呈现人类对高山的认识，那么，《荒野之境》，则是他寻访了英伦三岛那些荒野之地后，用双足绘制的一份感性的体验与理性的思索交织的自然行走地图。

麦克法伦的足迹从苏格兰的拉斯海角到多塞特的“陷道”，从诺福克的风暴海滩到埃塞克斯的盐碱滩和河口，从兰诺克的大沼地到奔宁山脉，他白天攀援、行走、游泳、观察，入夜则露宿于荒野之上、密林之中、高山之巅，在凝视苍茫的星空与倾听万籁俱寂中生命的呼吸之间，体味自然与荒野带给他的震撼与启示。在威尔士的巴德西岛海岸，作者听到了空中的尖锐之声，随着声音越来越响亮，他意识到，这不是单一的音符，而是由一组组各异的音调构成的纷繁的和弦，原来，那是上百头海豹缓慢地爬上礁石时发出的壮观的声响。离开科鲁什克峡谷前，作者到湖中再次畅游，湖水平静如石，呈现出泥炭般的色彩，“映衬之下，我的皮肤似乎透着金色的光泽，仿佛古老的钱币”。意境多么迷人。在兰诺克沼地的大牧人山山顶，作者发现山影起初呈金字塔形，渐渐地幻化为角形山墙，最后变成了瘦长的方尖碑，这神奇的光影变化令人心醉神迷。在多塞特的陷道（英国中古时期使用了数个世纪的道路，受到侵蚀后融入了基岩，下沉到一个低于周围地表的位置），作者夜宿陷道上面的厚草地，在温暖的夜色中呼吸着泥土的芬芳，倾听草地上草茎的摇摆、小动物和昆虫们羞涩的动作，“我再次感受到了荒野感，它是某种过程，一种在世界上持续发生作用的力量，一种骚动的、绿色的、愉悦的东西”。

艺术家、作家是大自然的情人，荒野给他们的创作以灵感和激情。英国著名的风景画家康斯泰勃尔喜欢用画笔描绘荒野中的榆树，他记录的树冠最大的榆树可以遮蔽四分之一英亩的天空。著名作家乔治·奥威尔在巴恩希尔的乡村建起了果园和蔬菜园，养了奶牛、羊和猪等家畜；他看潮汐涨落、大海呼啸，在海边、湖泊与河流中钓鱼，天气转暖时还会游泳。就是在这里，他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《一九八四》。麦克法伦认为，“奥威尔需要在荒野之境中创作小说。荒野任性的土地和他笔下自主的灵魂，彼此影响”。

然而，人类对荒野的认识远非艺术家、作家那样单纯和浪漫，正如麦克法伦所言，“人们自古便对之有两种互为矛盾的解说，其一，野性需被征服；其二，野性需被认识”。正是在这种矛盾的认知中，尤其是在第一种观念愈来愈占上风的年代，大自然遭到了人类的蚕食与破坏。光是上世纪30到90年代，英格兰一半以上的原始林区就遭到采伐，取而代之的是人工针叶林。千年湖沼也难逃抽干开掘之命运。几十个物种消失殆尽，更有数以百计的动植物濒临绝境。尽管如今人们的环保意识有所增强，但对环境的破坏并未减少，“每年，就有数千吨的垃圾都会被冲上不列颠与爱尔兰的海岸。其数量在逐年递增，而潜在威胁亦甚是严重。塑料垃圾被鲸鱼、海豚与鼠海豚吞下，阻塞了它们的消化道，导致这些生灵大批死亡……”作者对此忧心忡忡，因此，他格外珍惜每一次的寻访荒野之旅，因为他明白，他现在看见和记录的森林、海滩、沼泽、湖泊，可能不久就会消失，会变成最后的荒野。

荒野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？人类与荒野是一种怎样的关系？作者日有行，夜有思，悟出了荒野给予我们的不仅是过去的面貌，还有未来的形象。因为，当气候变暖，人口锐减，多余的设施就会被废置。内陆的干旱与海平面的上升将迫使人们迁居。而荒凉就会回到这些被废置的地方。从这一意义上来说，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和掠夺，最终必然遭到自然的报复。在自然的瓦解与重建的无限循环中，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一个环节。“荒野的历史比人类古老，也必将比人类长命”。

究竟哪一个是“吴亮”？

——读长篇小说《朝霞》

◎ 朱小如

读完吴亮25万字的小说《朝霞》，套用程德培常说的一句话：“人们不禁要问”评论家吴亮的小说究竟写了什么？这样的问题当然显得很简单，但答案同样也会是简单的吗？

我尝试用一句话来概括：吴亮的小说主要写了一群人在上海“文革”时期，并不处于社会政治风暴漩涡中，却又无时无刻不受其影响下的日常生活，以及几个青春期少年同学的逐渐成长过程。

如果小说的“写什么”不重要，那么，这样的概括显然也不会很重要。但如果小说的“怎么写”才重要，吴亮的小说“怎么写”的重要性意义究竟又体现在小说哪里？

吴亮的小说里除了有日常生活中的人和发生的故事之外，还有一个“明显”的叙述者，时而又躲在人物背后，既叙述着故事情节，同时又不断地打断故事情节“叙述”，不断地进行一些哲学“思考”和历史“探究”。如果吴亮的小说“怎么写”的重要性意义就体现在叙述者身上，那么，我们的确可以从叙述者的不断“叙述”、不断“思考”的叙述节奏中体会到一点“文革”时期，并不处于社会政治风暴漩涡中的普通人——“逍遥派”，却又无时无刻不受其影响下的时代性“烙印”，那种无法或不屑于参与社会政治风暴漩涡，但作为旁观者，尤其是青春少年，可以或只能“思考”的历史语境。

或许正是这样的历史语境，才使人学会了深入“思考”和普遍地“质疑”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“思考”和普遍地“质疑”的行进方向，也必然离不开那个时代打下的深刻“记忆”的不断“干扰”或不断“重现”。

的确，“记忆”必然是“思考”的起点，更是“思考”的永动力。

由此，我们也不难体会出，吴亮的这部小说还原了“人是精神动物”的无法完全“统一思想”的本质。而在表面强大的“社会生活”之下，依然顽强潜藏着十分活跃的“私生活”。由此，小说中的翁史曼丽和侄儿翁伯寒的不伦奸情，李致行爸爸和沈灏妈妈的外遇故事，以及劳改犯邦斯舅舅和朱莉阿姨的爱情；都别有一番吸引人的诱惑力和浪漫色彩，且和当下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相同故事，具有完全不可同语的精神价值意义：我们即便在谈论“日常生活和饮食男女”，但我们依然可以不在世俗的层面，而在其背后隐藏的精神性上来思考问题。

社会政治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偏窄性，在吴亮的小说中显露无遗。

“阿诺”这一代的青春少年成长，并不是以高度控制的“社会政治教育”来完成的。相反这一代的青春少年主要是通过对书本的“阅读”，通过与比自己年长一些，生活阅历丰富一些的“马立克”、“牛皮筋”等人的交往，甚至通过叫不上全名的“殷老师”的“性启蒙”，以及同龄伙伴间的相互坦诚交流讨论，然后充分独立“思考”来完成的。

可见，人性的光芒终究是想遮蔽也遮蔽不住，对自由的限制会引起发弹。历史的记忆想让人忘却又总是让人时刻铭记。

衡量一部小说叙事的成败与否，主要就在于小说叙事形式和内容的相适度如何。由此，在我读来，吴亮的这部小说在这方面做得很到位了。当然，小说终归是一种语言文字的“隐喻”和“暗示”的艺术，所以，才给了读者充分想象和联想的空间，由此，读者也并不难理解在“隐喻”和“暗示”的对面必然有着不必“明示”的内容。

而小说的叙事学，研究的是作者和叙述者，以及小说中的人物之间的关联性，这部小说的作者和叙述者的“重叠”明显，但我还是很想知道这部小说里的人物，究竟哪一个是“吴亮”？

祝勇：酝酿五年，探秘故宫

◎ 博 雅

故宫，既是历史的见证者，也是历史的参与者。“朱自清散文奖”得主、故宫资深研究员祝勇历经五年酝酿，推出《故宫的隐秘角落》一书，让世人领略到一个全新视角的故宫。

“故宫的隐秘角落”，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对于皇帝来说，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他是全天下的主，对天下的一切都有知情权，何况一座宫殿？对于老百姓来说，这些隐秘角落既包含那些未开放区，也包括开放了却没有得到重视的区域。比如昭仁殿，它曾经左右帝国的命运，却已然被人遗忘。它们历经岁月沉浮，静默如谜，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充满了神秘、禁忌和吸引。

作家祝勇带领我们一一造访武英殿、慈宁花园、昭仁殿、寿安宫、文渊阁、倦勤斋，将在这些隐秘角落里发生过却不为我们所知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，康熙、乾隆、孝庄太后、吴三桂、李自成……众多历史人物在真实重现的场景中，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属于凡人的七情六欲、血肉筋骨。

一般的历史课本只讲大事记，并没有完整地告诉我们事件的因果始末。祝勇的新书为我们补上了这一课，让我们看到了英雄的李自成，也看到了颓败无力的李自成；让我们看到了康熙作为一个皇帝的威风八面，也看到了他无法笼络住一名大将的悲哀……祝勇用他诗意的语言，饱满的感情，描摹出了一个让我们同喜同悲的“故宫大院”，那些历史人物仿佛近在眼前，那些事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在作家祝勇的眼中，故宫，本身就是一个生长“隐秘”的地方。他说：“故宫的隐秘角落是故宫魅力的一部分，或者说，没有了‘隐秘’，就没有真正的故宫。在我心里，故宫就是生长‘隐秘’的地方，一个‘隐秘’消失了，就会有更多的‘隐秘’浮现出来，就像日升月落，草长莺飞，生生不息，永不停歇。”

这是一本值得期待的历史随笔。

新书推荐

《生命，何以高贵》梁晓声著，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

全书分为五个部分，写了亲情、对动物的关爱、对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解读、对美的思考、新的国民应该是什么样子。这是梁晓声的人生和社会断想录，饱含了一个作家的思考和一个赤子的忧国忧民之情。梁晓声直面现实又特别深刻的作品，证明他始终恪守关注现实的文学主张。

在他的小说里，从知识分子到大学生、到工人农民、到武警和罪犯，各种人物形象应有尽有，生动鲜活。而他的散文，观点鲜明，文字犀利，绝不拖沓，绝不妥协。他观点的清晰性和论证方式的独特性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。

《贝克特全集》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今年是以《等待戈多》出名的爱尔兰裔旅法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缪尔·贝克特110周年诞辰。湖南文艺出版社特推出22卷本的中文版《贝克特全集》。全集按体裁：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文艺批评和创作时间编排而成，脉络清晰地呈现了贝克特文学思想和文学风格的演变轨迹。作为荒诞派戏剧的重要代表人物，塞缪尔·贝克特早期的小说创作也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人文特征。他绝少涉及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和具体的社会问题，而是致力于揭示人类生存的困惑、焦虑、孤独以及现代社会中人们丧失自主意识后的悲哀。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，贝克特不仅深刻影响着戏剧创作和表演方式，而且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电影、电视、广播剧等领域都颇有成就。他富于后现代韵味的小说更是颠覆传统，促使学界重新思考叙事的意义所在。

《榆树村杂记》汪曾祺著，天地出版社出版

《榆树村杂记》和《蒲桥集》同为汪曾祺先生当年在蒲黄榆寓所写成，是他仅有的以蒲黄榆为题的两部自编文集。全书写景状物，记事述情，牵涉方方面面，而又集于一时一地。一时，即1983年到1996年间，汪曾祺创作的“黄金时代”；一地，即北京城南蒲黄榆，当时汪曾祺和家人一直居住于此。他一生中的大部分作品，他“衰年变法”期好的文章，多出自蒲黄榆路9号楼里的一个格子间“书房”内。这部集子，可视同《蒲桥集》的姊妹篇，前后映衬，堪称双璧。

《你无法旁观的中国经济》华说著，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

此书通过经济学的视角，以随笔的手法，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和原理。从具体的事例出发，进而阐发其背后的经济学理论，是该书的最大特色。所谓的经济热点话题，其实往往年复一年地发生。对于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，作者深入地加以剖析，使不懂经济学的人能获得新鲜感知。相比枯燥难懂的高头讲章，它生动活泼；相比快餐式的经济时评，它又专业独到。活泼的文字增加了文本的吸引力。